

哉唯恐其志決身殲於軍務之勞也抑公何為者是乎
夫之人也偶受秀吉之春遇結父子之約專領數州遂
居博陸職其榮貴至是極矣夫秀吉百歲之後嗣其遺
跡者非公而誰欤方今見秀吉之軍勞為不知者不欲
代之可謂不報恩焉亦是不孝也唯冀公速到名護屋
代秀吉以指搆諸將則天下之大望也其坦腹於京師
以戲遊為事者是天之所嫉也吾竊恐之秀次遂不從
自是之後世人皆無不非笑秀次及至于秀賴之生也
秀次之威權亦減於前日故天下愈疏之而後秀次甚
儼武備其每田獵也必持兵器而行其從者亦密藏甲
冑于衣笥之中其體甚嚴時人怪之皆謂秀次有覬覦
之意而事未發覺其往還于伏見也遊樂于洛畔之山
野也磨鐵鏽熏火繩亦如敵在前其粧尤緊由是事漸
發覺士民齊唱之遂達于秀吉七月秀吉遣官部善祥
坊法印德善院玄以增田右衛門尉石田治部少輔富
田左近將監于聚樂謂秀次曰仄聞有野心其不實我
已知之然為亂其實否故如此事若偽則須捧七枚誓
詞而示其無反心秀次聞而驚曰是固虛誕之尤也我
在聚樂受貴賤之倚賴皆是君恩也豈有叛心乎唯願
君以智鏡照我丹心即書七枚誓詞而授之五人歸而
白之秀吉曰其固然也彼何叛于我乎

木村常陸公受秀吉之命在淀勤經始之事一夜乘女
輿到聚樂逢秀次密談良久其夜即歸淀
常陸公父隼
人佐者秀吉
之寵臣也故常陸公欲執國政然石田三成奪其權是
故常陸公志之陪在于秀次蒙其恩眷石田增田惡之

欲語殺石田三成聞之即白于秀吉之

毛利輝元馳使曰去歲秀次使者由江備後守來言曰輝元須裁誓辭雖太閣沒後而無叛于秀次是故不得辭之既應其命乃以其誓辭之草藁附石田三成達于秀吉其餘四方爭說秀次之虐心者多矣秀吉信疑相半

秀吉遣官部善祥坊德善院玄以中村式部少輔一氏山内對馬守一豐堀尾帶刀吉晴于聚樂告秀次曰世間之浮說紛々競興我想面會散此滯積必可來此尼孝藏主亦甘言以誘之秀次聞之猶預未決時吉由修理亮臨于秀次曰反心若實則何赴伏見乎若不實則姑在聚樂屢乞赦宥且敬探其真情而可也豈輕到

伏見乎而秀吉遂不赦之則以一万兵可屬我我襲伏見抽忠干君耳然秀次不肯吉田之言遂赴伏見五人相繞而歸秀次既到伏見秀吉不入之干城中使居木下木膳亮館其後秀吉遣使曰速可登高脚山依是秀次剃髮出伏見赴高脚昵臣百餘人皆薙髮而從焉凡從者騎步二三百許秀吉聞之使木下木膳亮傳命曰騎馬二十人步卒十人之外可固禁之秀次許諾依是武藤左京亮生田右京亮權部淡路守津田雅樂助山内主計頭前田主水正不破方作雜賀虎丸山田主十郎山本主殿助志水善主郎及東福寺南畠院僧玄隆西堂岩等相從時諸大小名馳使唁秀次者甚多秀次憂之破益田少將駒井中務少輔飛檄於諸方曰我

已到高躡之後各必莫訪問之秀次登高躡山住於青岩寺

秀吉叔秀次子二人及其寵妾侍女三十餘人使居于德永法印壽昌宅其後又移之於冊波龜山城

秀吉使德善院女以增田右衛門尉石田治部少輔淡野彈正少彌長束大藏大輔遣書于木食真山上人告秀次自殺之期福島左衛門大夫福原右馬助池田伊豫守奉秀吉之旨且持五奉行之書而赴高躡山秀次聞之謂本隆西堂曰我赴死之期既在近耳且言曰本隆速去此山可計度我毋瑞龍院之事本隆曰我為桑門而陪從於此者無他是獻一命于君也豈去此乎秀次喜焉

福島福原池田既赴高躡逢真山上人述秀吉之命示五奉行之書真山見之曰秀次之事雖可憐而其叛鬼尤可憎焉我何可背秀吉之命乎於是福島福原池田率三千兵進圍青岩寺秀次怒曰何人狼藉如此之甚乎權部淡路守出告真山曰秀次既以自殺為志豈怯懦乎而今三使圍青岩寺上人須止之真山往諭之三使即退兵

秀次召真山曰速設湯沐矣湯沐既畢秀次催自殺之事山本圭殿先死次山田三十郎次不破方作八次本隆皆死其次秀次引刃自尽時年二十八權部淡路守繼死既而福島福原池田到伏見而由之初正親町上皇崩御未過七日秀次屢以狩獵為樂一

日携群女登比叡山晝夜溺于酒色又狩于山中獲猿
鹿狐狸及諸鳥麀可校量衆徒愁之依木村常陸人訴
曰此山者桓武天皇草創以來女人絕迹肉食不羞唯
領君公熟察之秀次怒叱曰我今遊榭於此何難之有
亦何制禁之有我是閑白也不可與餘人并視焉即於
南光房殺魚鳥割猿鹿偶見貧僧所饘葷之味嗜則以
魚鳥之腸骨投之滿山大惡之秀次甚耽于田畝故世
人秘之曰殺生閑白秀次嘗遊于北野路有盲人挈杖
而迷行秀次召曰來可飲酒盲人乃來前秀次拔劍斬
其右手盲人驚高呼曰狂人欲殺入時熊谷大膳亮
曰汝今如此而猶惡其死乎於是盲人察其為秀次巷
曰我既以喪明為大憂今又失右手何為求生乎唯速
剗我首傳殺生閑白之名於將來而可也耶秀次大怒
亂斬之遂為寸々又時々召劍術者習其技擊不用木
乃試以白刃故或被疵或逃去者往々有之其餘惡
尤多遂及於此

木村常陸及由江備後守熊谷大膳亮栗野木工助甲
比野下野守山口少雲左毛不心者秀次之黨與也故
皆伏誅

秀吉預遣一柳右近將監于

大權現一柳妻子于伊藤加賀守服部來女正于越後率
相上牧景勝服部妻子于吉田清布衛門尉渡瀬左衛
門佐干佐竹右京木夫義宣明右左近干小車川隆景
前野但馬守長康干中村式部少輔一氏又處木下木

騰亮荒木安志延壽院玄朔法眼紹也於遠流其後安志玄朔紹也三人被赦宥其餘皆被殺

八月出秀次室中一平及侍女三十餘人于龜山城悉

斬之十三條河原德善院增由石田監之見者莫不流

涕秀次二子若山中少雲女生女子北野梅院女生男去此時秀次首并男女首皆埋之於河原号曰首塚

生塚

秀吉下六條法令于諸士

大權現利家秀家輝元隆景加判其一曰國守郡長之嫁娶不可私為之也必得台命而後可決之其二曰大名小名不可私結堅盟固禁之其三曰若有鬪諍之事則以其能忍之者為善耳其四曰不拘貴賤必勿多蓄侍妾也其五曰飲酒者以醉為期泥醉長夜之飲者堅削之其六曰聽駕輿之輩者

大權現及利家景勝輝元隆景乃至高壽之公卿五山有才之長老也縱雖為國牧而其年甚壯則不許之若至年五十則其行程一里之時籠駕可許之若於有疾則非制限矣此六條若違乖之則可觸於刑辟者也秀吉又下九條法制于諸人

大權現利家秀家輝元隆景復加判其一曰諸公家諸門跡各可深嗜其道又勿怠于省中給仕之事也其二曰諸寺諸社其法遵前古而專修造之事且其學術夙夜勿懈其三曰天下之賦稅三分一者地頭取之三分一者耕民可自取之慎莫使田畝就荒蕪也其四曰小名者本妻之外可蓄一妾又不可別求屋宅大名亦其侍

妾者一兩人而可也其五曰隨采椽之多寡万事之費可考其量也其六曰若有持訴書而來告者則先可問十人衆十人衆者大權現利家秀家輝元十人衆召其甲乙而可敬聽之若直訴者此五人此五人者所加評議之而後可達于台聽也其七曰衣裳之紋者菊也桐也不可用之若有恩賜之衣服則可著之至垢汚而已然別不可用此衣紋也其八曰酒不限其數各隨其心耳大飲者停止之其九曰覆面而相往來者堅禁之九條之所定如此其必勿背戾焉

大明使者李宗城揚方亨猶在三浪江石星遣揚鎬見沉惟敬之所為是度李宗城始受冊使之命其性尤義明人朝鮮人皆聚觀惟敬羨之且恨曰夫和親之議者非我財誰能之乎而今副使之命猶不降唯為導引而行大憲之宗城者貴公之子也故侮惟敬然宗城未熟于專對是故惟敬亦輕之惟敬買良馬二百七十七頭遣于日本之近嶋而密飼養之是為獻秀吉也石星屢馳使促渡日本之事然惟敬舌端飾言告渡海之難成依是宗城方事到釜山浦而留滯今年已暮矣

頃年朝鮮在陣之人擊一大虎以獻秀吉々々異之即使昇臺而渡于都鄙其長丈餘斑毛鮮明人皆縱觀焉或綠之比有石川五右衛門者或穿窬或強盜不止矣秀吉令所司代等遍搜之遂捕石川且縛其母并同類二十人許烹殺之三條河原

先是三十年前南蠻耶穌入貢託于南胡以弘邪法

祿年中秀吉怒其感民乃捕伴天連六人伴類二十餘人渡於京都大坂送肥前長崎皆磔之且將停市船然依長崎民所訴許之

慶長元年平宗城揚方事停誓于金山浦宗城大憂之晝夜悲泣婦鄉之思黯然惟敬察之使謝陸謂宗城曰封号之事破矣卿等若赴日本則不得再歸也宗城聞而大恐密與其僕相謀弃其語命改衣裳乘夜出金山自間道逃歸而潛居焉翌日方事報于明京孫鑣達之宗城既逃惟敬大喜方事憂恐謂我一人何為無使而得不辱君命乎故向惟敬而泣惟敬比之方事恐惟敬而不敢違其言乃遣書于石星類廣惟敬而誅宗城石星喜而自于明帝以方事為正使以惟敬為神機二管

添註遊擊使行副使之事且授白銀數万兩以為其航海之費六月正使揚方事副使遊擊沉惟敬率從者四百餘人發益山赴日本此時清正行長猶在益山浦與兩使共歸李忠素不信和議故不欲遣使者然惟敬微責之故使全羅道觀察使黃慎將官朴弘長同渡海而來焉

閏七月大地震土裂水涌京都伏見大慶巨宅并民屋倒破人死者不知其數也大佛殿崩佛像亦破壞秀吉往見之叱佛曰夫安置佛像者為使國家屬安泰也而今其身猶不能保之而摧裂何益矣即自塞射之人或快之秀吉使人取信濃善光寺佛像步卒擔之練步于洛中置于大佛殿其後歸佛像于善光寺又別鑄益大佛像而藏之

秀吉之婢奴多被地震壓死以俄難聚故籍沒京都伏見大坂泉塚遊女數十百人以貯置為奴

八月揚方亭沉惟敬及黃慎朴弘長共到和泉塚秀吉聞而大喜檢大坂泉塚聚牛猪雞魚若干充其食且命曰休憩于泉塚過五六日忘脩程之疲勞而後可來于伏見二十九日方亭惟敬赴伏見街路之警衛尤肅嚴焉圍固之民人群來欲見大明封秀吉之冊使滿陌擁衛誦秀吉之威德者洋々盈耳冊使亦刷威儀錯奏管絃既到伏見此時秀吉遣柳川豐前守調信責黃慎朴弘長曰朝鮮王子不自來謝而馳使固無禮之至也罪擬擢髮莫與方亭惟敬同謁焉兩使驚懼依行長而頻謝之秀吉遂不肯

九月二日方亭惟敬登伏見城方亭在前惟敬捧金印立階下少焉殿上黃幄開矣秀吉使侍臣二人持大刀腰刀而出群臣望見而皆誓額惟敬深懼持金印而匍匐方亭唯隨惟敬之所為而戰栗秀吉勞之兩使以為責已故其足趑趑其口囁嚅時行長進曰大明使謹可行其札於是惟敬捧金印及封王之冠服且授日本諸臣之冠服五十餘具曰隨其位階而可被用之其於大明所調整之衣服僅三十餘具也今見日本國牧郡守之多而驚不得俄調之故并冊使之故衣而備其數既而冊使對面事畢先掃秀吉賜珍膳美酒以饗之翌日秀吉又召冊使而享之盡善盡美其座次者以上壇中央為秀吉座秀吉為耀威儀于明人故被赤裝束戴

唐冠而大坐冊使坐中壇右方

大權現利家等七人坐于其左方皆着大明所遺之冠服其餘諸侯坐于南緣諸大夫以下充滿于廊下庭上其膳羞者從大明之札法其膳高三尺方五尺盛以半羊雞魚錢金銀飾花草參議以下侍從以上少年之諸侯着華服而進義行酒秀吉賜盃冊使拜戴之其後秀吉催猿樂笛音寥亮鼓聲嘈雜冊使驚見之時見擊鼓者之指間流血喚叫揚聲而变色問通事曰未知是何等之罪人也其被徵責也至於此哉譯語解說之乃大笑俵樂既終秀吉慰冊使之遙來冊使亦拜今日饗燕之辱

秀吉於花島山莊召承允靈王永哲使讀大明之聖書

時行長密語承允曰秀吉若聞詔命之義則其大怒不可疑請變其文辭而讀之承允不肯於秀吉前遂讀之秀吉聞而果怒瞑目憤激大聲曰明主封我為日本國王固是可惜之殊甚者也我以武略既主於日本何藉彼之力乎前日行長曰大明封我為大明國王故我信之而既班師矣行長誘我加之其在本朝通志于大明其罪不可勝言速可呼行長我斬其首而甘心耳即解大明所餽之冠服而不着之唐指詔命而不復見怒氣甚壯既而行長懷懼而來秀吉極叱之其聲如雷行長謹對曰匪我所為也受三奉行之旨而悉決之耳因出數通之書讀以為其證依是秀吉抑憤而少止焉行長僅得脫窮蹙其後秀吉召清正石田增田太倉曰大明

遣使封我人其雖不滿意而先姑忍之朝鮮求和者決而不許之冊使亦不可久留之詰朝鮮速可遣之於泉壘我將再起大兵屠滅朝鮮翌日揚方事沉惟敬共歸泉壘秀吉憤怒猶甚欲殺朝鮮兩使時承先靈主未嘗諫而止之然後秀吉聚清正及西州諸將而定遣兵于朝鮮之期日屢議軍事

方事惟敬胥議曰我輩奉使于万里不取回翰而歸則有何面目而見人乎滯于泉壘數日與黃慎朴弘長共發泉壘時又議曰我曹歸大明朝鮮之後此事可明告之若不然則誤我國矣茫然罔措

秀吉下令曰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相勸前陣中國九州之諸軍悉渡海而可屠拔三韓也東國北國畿內之士卒者可改繁伏見城閏七月之地震伏見城崩矣故復有此舉軍旅之勞土木之役並與

秀吉憐冊使之徒歸遣柳川豐前守調信賜金銀雜物于冊使時調信密語黃慎曰未歲朝鮮征伐事已定矣汝歸國之後必可使王子來謝矣黃慎大恚告冊使惟敬猶不信之冊使既到肥前待願風有日時清正來于肥後黑田長政歸于豐前聚軍兵催渡海之資用方亭等失色大驚惟敬謂我若不死則和親又可成矣故不敢驚此時寺澤志摩守正成持秀吉之書來示冊使皆謂謝恩表也耶披而見之則責朝鮮之三罪文也其詞甚倨其趣曰前年朝鮮使者來雖悉述其情而其秘大明之事而不言其罪一也我以沉惟敬所乞故寬宥者兩